

聚焦上市公司年报

山东辖区97家公司2020年业绩预盈 29家业绩增长有望超100%

■本报记者 王 僮 赵彬彬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2月1日,山东辖区184家A股上市公司中,已有121家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其中97家公司实现盈利,即山东辖区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中有八成上市公司业绩预盈,更有29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长超100%。

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山东整体经济社会的情况。前不久,2020年山东经济“成绩单”公布,2020年山东省生产总值达到7.3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6%。整体来看,山东经济运行恢复向好,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医药生物行业表现亮眼

1月20日晚间,沃华医药披露了沪、深两市首份2020年年报,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0.06亿元,同比增长16.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亿元,同比增长86.72%。

随后,同样是医疗行业的英科医疗、蓝帆医疗等企业相继披露业绩预告,其中英科医疗预计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68亿元至73亿元,同比增长3713.45%至3993.85%。英科医疗此前曾表示,公司近几年一直产销两旺,订单大幅增长,PVC手套和丁腈手套产品一直处于满产满销状态。

截至2020年底,公司手套年产能已经超过360亿只,较2019年底的190亿只产能接近翻倍。

受基本面大幅向好刺激,二级市场上,去年以来,英科医疗的股价也一路飙升。日前,公司还递交了H股上市申请。对于布局“A+H”的动作,公司方面此前表示,“A+H”双融资平台将为公司今后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促进公司更快更好地向全球营销、全球制造、全球供应链的国际化企业前进。

此外,蓝帆医疗预计2020年业绩同比增长幅度也高达511.88%至593.46%;东诚药业2020年原料药业务持续增长,预计净利润最高同比增长幅度也达到190.86%。而东阿阿胶在2019年遭遇亏损后,公司于2020年采取去库存、优化销售渠道等一系列“组合拳”之后顺利实现扭亏为盈。

“整体看医药行业板块2020年业绩表现优异,细分赛道的优质龙头尤其亮眼,而在全球产业链转移下行业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发展,2021年有望维持高速增长。”中泰证券分析师祝嘉琦认为。

逆势翻盘的传统行业

山东是化工、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相对集中的大省。《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山东辖区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的36家化工企业,有21家已经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业绩亏损的只有ST亚星、山东海化等4家公司,其余均为预盈,且即便

是业绩预减或略减的万华化学、石大胜华、鲁西化工等5家公司,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实现了业绩的强势反弹。

以山东辖区龙头企业万华化学为例,公司预计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亿元至101亿元,同比减少5%到基本持平。公司方面表示,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仅53.49亿元,同比下降32.28%。三季度末随着全球化工行业下游需求快速好转,部分地区需求快速增长,公司主要产品销量提升、销售价格上涨,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91%到113%。

山东辖区机械装备行业23家A股上市公司中,15家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的公司几乎全部实现盈利,即便是预计首亏的华东数控,也是由于报告期内转让控股子公司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股权致使在合并报表层面确认股权投资损失所致,公司方面表示,2020年生产经营持续改善,主营收入、经营毛利率等指标同比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梳理看到,2020年山东辖区的建材装饰、轻工制造、食品饮料等行业均有不俗的业绩表现。

29家企业增利超100%

山东上市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稳步复苏。Choice数据显示,在完成2020



王琳/制图

年业绩预告的121家企业中,有八成企业实现盈利。其中,29家企业预计业绩增长超过100%,走在2020年山东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榜的前列。

在这29家企业中,恒通股份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673%,恒通股份表示,去年下半年LNG市场价格不断增长,加上运输费用价格提升,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除了恒通股份外,英科医疗、鲁银投资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也都超过10倍。

此外,山东科技创新领域的代表企业睿创微纳的业绩也十分亮眼。业绩预告显示,2020年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5.9亿元,同比上年增长192.21%。作为我国非制冷红外领域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领先企业,睿创微纳2020年军品和民品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民用方面,仅上半年,公司用于体温筛查的红外

热成像测温仪和红外芯片模组销售收入就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45倍。

道恩股份业绩预告显示,道恩股份2020年实现净利润为8.34亿元至9.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1.71%至454.54%。

与此同时,道恩股份还锚定加码新材料领域,拟投资建设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树脂(PBAT)项目。“公司已储备了可降解塑料技术,形成了系列产品储备,包括全降解PLA/PBAT合金改性系列产品、全降解PLA/PBAT+淀粉合金改性系列改性料、改性母料产品及低碳降解产品等。”道恩股份董事会秘书王有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其中,部分产品已完成产业化,可降解改性材料已取得欧盟TUV生物降解认证;下游客户制品(包装袋)已取得欧盟、日本、美国等多种认证,并小批量出口。

三峡新材业绩“爆雷” 预亏18亿元至22亿元 监管层问询是否财务“大洗澡”

■本报记者 李万晨

1月29日,三峡新材发布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度将出现大额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亿元至-22亿元。

业绩预告公告后,三峡新材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2月2日,股票以跌停价开盘,截至2日中午收盘1.92元,成为“一元股”。

三峡新材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恒波”)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下降,是公司主营业务亏损的主要原因。

业绩“爆雷”当晚,上交所火速向公司发出问询函。

公司巨额计提 遭上交所问询

三峡新材表示,公司业绩预计大额亏损主要是计提信用减值损失7亿元、计提商誉减值和商标减值11.5亿元。

实际上,上交所早就对此有所关注。三峡新材披露2019年年报后,对于业绩承诺期满后标的资产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即出现大幅下滑,上交所即对商誉和应收账款减值给予关注。特别是公司仅对商誉计提减值6584.86万元,上交所对商誉减值是否充分进行问询,当时公司回复表示已计提充分。

本次业绩预告中,针对公司前后年度对商誉减值计提金额存在巨大差异,上交所再次发出问询函,要求

三峡新材说明前后年度对商誉减值计提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商誉减值的计提时点是否准确,以及是否存在集中计提大额商誉进行财务“大洗澡”的行为等。

上交所还明确要求说明公司何时开始与“中邮案”相关各方发生业务往来,相关业务发生的时间、金额,何时出现何种原因导致相关诉讼发生;收购深圳恒波前,对标的资产进行的尽职调查包括哪些方面,“中邮案”所涉业务是否在收购前即存在,如是,对相关业务履行了怎样尽职调查程序。

子公司涉假手机案 疑虚增营业收入11亿元

三峡新材于2016年募集资金21.7亿元,收购了深圳恒波100%股权。深圳恒波承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税后净利润数分别为2.43亿元、2.97亿元和3.30亿元。

但是2016年,深圳恒波净利润仅为1.80亿元,完成率约为73.96%;2017年,深圳恒波净利润为3.24亿元,完成了业绩承诺;但2018年,深圳恒波净利润为3.04亿元,三年内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

2018年业绩承诺期满,深圳恒波业绩就大变脸,2019年,深圳恒波业绩净利润为0.69亿元,同比大幅下滑77%。

也就是2018年,“中邮案”发生,官司一打就是三年,至今也未最终结案。

2018年,中邮普泰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三峡

新材子公司深圳恒波向其销售假手机,要求深圳恒波返还其货款。

深圳恒波则辩称,参与到了中邮公司与商人张银周的供应链交易之中,只是为中邮公司及张银周控制的多家公司提供交易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安机关向法院的复函,“张银周系”公司、中邮普泰公司、中邮普泰北京公司以及深圳恒波自2015年3月20日开始,共合作近180余单业务,涉及金额达11亿元左右。

公安机关认为,“三方合作”,“中邮系”的目的是为了向“张银周系”收取利息;“恒波公司”参与中邮系是为了做大经营业绩报表;“张银周系”的目的是为了从“中邮系”融资。

有关“中邮案”的最新进展,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20年12月4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审理“中邮案”并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系列案的案涉23份《销售合同》属于“张银周系”公司、中邮普泰公司、中邮普泰北京公司以及恒波公司之间为融资目的而订立的买卖合同,故案涉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案涉23份《销售合同》无效,故驳回原告中邮普泰和北京中邮全部诉讼请求。

在北京,有关中邮时代电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邮时代”)与深圳市恒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三峡新材全资子公司深圳恒波的全资子公司)的“假手机”案也有了最新结果。

2020年9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就上诉人中邮时代与被上诉人深圳恒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裁定,认为本案系中邮时代依据与深圳

恒信签订的《采购合同》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属双方因合同履行发生的民事争议,相关交易交付的货物与合同约定是否相符等问题,亦属合同履行具体情况,至于中邮时代、深圳恒信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等问题,并非当然认定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为法律依据驳回中邮时代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有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三峡新材全资子公司深圳恒波为了做大经营业绩报表,2015年3月份至2018年3月份,做了“假手机”业务180余单,虚增营业收入11亿元,实际上2019年,就三峡新材涉嫌披露收入与成本和实际不符,湖北证监局对三峡新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应违规行为记入诚信档案系统。

京鄂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证券法》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以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峡新材董事长涉嫌骗贷被刑拘

除子公司涉嫌业绩造假之外,两个多月前,三峡新材实控人许锡忠因个人涉嫌骗取贷款,已被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仍处于限制自由状态。

许锡忠直接持有和控制三峡新材股份合计3.26亿股,占三峡新材总股本的28.14%,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他与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第五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许锡忠及其一致行动人陷入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龙证券”)的股东质押式股份回购纠纷。

2020年9月23日,三峡新材公告称,公司董事长许锡忠、第四大股东海南宗宣达投资公司及第五大股东当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收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甘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许锡忠向华龙证券偿还本息合计约15.05亿元。此前,因涉及华龙证券的诉讼,许锡忠所持三峡新材股份2.07亿股股票于2020年7月9日起就被轮候冻结。

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控人许锡忠由于个人原因被捕,以及子公司涉嫌造假,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存在严重问题。从公司方面看,2015年赶在牛市末尾,高溢价收购商业连锁企业深圳恒波,有制造概念、拉升股价之嫌。而三峡新材的主业一直乏善可陈,却喜欢做蹭热点、炒跟风的类的事情。在实控人被抓,公司业绩“爆雷”情况下,有没有重要的举措扭转局面,公司面临的危机如何化解,需要进一步观察。

在徐云程看来,AI技术的提出虽然已经历时多年,但AI的产业化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AI治理也会随之处于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在关于AI治理的讨论中,企业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概念和方法论,最后要靠企业去实操和落地,所以希望有更多的科技企业把AI治理的重要性看清楚,把它提升到一个公司2021年重要的战略规划中,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体现。企业界应该和产业界、学术界、政府界建立一个多方沟通、良性互动的平台,形成‘多方治理、多元共治’,这对AI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徐云程强调。

“科技创新有时候是需要‘让子弹飞一会’,技术需要找到应用的土壤,但AI技术不能套用此前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逻辑,而是要采用‘边发展,边治理’的新模式。”徐云程对记者强调,AI治理就是要尝试对AI技术进行风险预判,“一家企业要把很多未雨绸缪的事情做在前面,才能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长久的回报,为企业的基业长青打下坚实的基础”。

AI治理的生意经: 伦理考量规避经营风险 事前预警引导产品落地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日前,旷视AI治理研究院携手《人民日报》旗下人民智库发布了《2020年度全球十大人工智能治理事件》,“算法里的外卖骑手”“自动驾驶的责任归属”“AI技术在特定场景中应用受限”等热门事件被列入榜单。

这已经是旷视AI治理研究院连续第二年发布该年度榜单了。旷视希望通过盘点前一年具有争议的AI治理事件,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关键问题、重点难点进行深入思考,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对于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企业更精准地把握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生态发展趋势,帮助企业找准治理的方向。

近年来,旷视在AI治理以及AI向善领域屡有活跃举措。对于一家追求业绩的拟上市公司而言,这些难以直接提振业绩的举措一度引发市场疑虑。但事实上,AI治理、AI向善等一系列举措并非简单出自这家人工智能企业的情怀和奇思妙想。

“这能够为产品的成型规划出一条更加正确、高效的路。”在旷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办公大楼里,旷视首席发展官、AI治理研究院院长徐云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先将产品打磨成型,后期发现风险慌忙补救相比,在产品规划早期即引入AI治理的理念,企业投入的成本要低得多”。

事前投入事半功倍

徐云程认为,大众对于伦理道德认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很多两年前不是问题的现象,在今天都成了潜在的风险,或者成为一个合规成本。”所以,企业应该在事前多下功夫,尽量把风险控制在早期。

“现在旷视在讨论要不要做一个产品的时候,就会把AI治理作为一个考量因素。”徐云程告诉记者,“我们正在计划将打粉机制引入到产品审批流程中,比如可以用红黄绿来区分,红色意味着这个产品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规划,黄色意味着产品需要调整,绿色则代表通过AI伦理考验”。

这些规定将会影响旷视正在研发或计划开发的新产品。徐云程举例谈道,在旷视去年举办的Hackathon科技大赛中,有一个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助老技术样品。“这款技术样品原有的规划是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判断独居老人是否出现摔倒等问题,一旦识别出老人摔倒,这款产品能够及时通知家属或医务人员。”徐云程告诉记者,但在后期讨论中,研究人员发现使用图像技术检测老人动作存有侵犯隐私的风险,因此他们在设计中调整思路,变更为通过其他传感方式,或模糊化的前端处理方法,去规避这些风险,从而为以后的技术商品化引导了正确的方向。

“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品牌传播,AI治理都能体现出短期的和长期的价值。”徐云程表示,关于AI治理的讨论和AI治理的探索正在成为行业普遍认同的做法。在管理价值方面,AI治理是一个主动合规的过程,“我甚至觉得它不光应该是科技企业的标配,对于产品研发的重要考量也应该是所有企业内部创新、转型的重要抓手。当我们把安全、伦理等问题作为技术发展的前置条件时,就会发现考量的维度变得更丰富,设计出的产品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可持续发展还需未雨绸缪

徐云程坦言,2018年加入旷视时,她也曾对于公司花费大量精力关注AI治理表示不解。彼时,旷视联合创始人兼CEO印奇特意向她强调对于AI治理的重视,并直接推动了日后旷视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的成立。2019年,印奇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入参与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制定。

站在当下回头看,徐云程仍然感慨惊奇的前瞻性。

就在人工智能道德委员会成立的次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道德风险正在越来越为市场所关注,以《2020年度全球十大人工智能治理事件》所提到的事件为代表,在国内外引发热议,人们开始真正反思人工智能与人文伦理间的关系。

“在2019年中后期,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产品和技术的本身,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一项技术是不是可持续,关注应用场景和大数据算法在应用中的影响。但就在接下来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内的大众和产学研各方对于AI治理的关注度就出现了直线上升。”徐云程对记者感慨道。

在徐云程看来,AI技术的提出虽然已经历时多年,但AI的产业化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AI治理也会随之处于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在关于AI治理的讨论中,企业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任何一个概念和方法论,最后要靠企业去实操和落地,所以希望有更多的科技企业把AI治理的重要性看清楚,把它提升到一个公司2021年重要的战略规划中,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体现。企业界应该和产业界、学术界、政府界建立一个多方沟通、良性互动的平台,形成‘多方治理、多元共治’,这对AI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徐云程强调。

“科技创新有时候是需要‘让子弹飞一会’,技术需要找到应用的土壤,但AI技术不能套用此前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逻辑,而是要采用‘边发展,边治理’的新模式。”徐云程对记者强调,AI治理就是要尝试对AI技术进行风险预判,“一家企业要把很多未雨绸缪的事情做在前面,才能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带来长久的回报,为企业的基业长青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版主编袁元 责编刘斯会 制作朱玉霞
E-mail:zmzx@zqrb.net 电话010-83251785

6家景点上市公司业绩预报“变脸” 投资人称去年是行业转型契机

■本报记者 桂小笋

过去的2020年,景区类上市公司的业绩状况,成为文旅产业过去一年发展的缩影。同花顺数据显示,目前有11家景点类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报,其中,有6家公司的业绩经过修订,并坦言业绩出现“变脸”。

具体来看,11家公司中,仅有3家公司预计净利润为正值,其余公司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对于业绩整体欠佳的原因,从公司的解读中可以看出,疫情对旅游服务行业产生严重冲击,旅游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是主要原因。

聚元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笛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今

年的绝大多数文旅行业生存状况并不好,虽然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会对行业和企业有一定的包容度,“但不可忽视的是,景点类的企业也要借机反思,如果没有疫情出现,景点类企业的生存状况会好吗?”综合来看,对于传统的景点企业而言,转型升级的契机已经出现。

数据显示,11家发布业绩预报的景点上市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皆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则集中解释为受疫情的影响。黄山旅游在1月29日发布的公告中称,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20万元到-4810万元。“受到疫情持续性和反复性的影响,2020年全

年黄山风景区接待进山游客151.15万人,同比下降56.82%,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叠加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和刚性支出等因素,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高笛原分析,从他了解的情况中可知,传统的景区企业有一些问题比较明显,亟须解决,“营收上对门票依赖程度过高;经营上依赖传统思维,坐拥4A或5A景区的不少企业,长期满足‘靠山吃山’,缺乏多元化运营的意识;互联网意识普遍欠缺;综合体等竞争性场景也抢夺了部分景区企业的流量。从行业状况来看,不少景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出现分离或者权属比较复杂的现象,这也使得投资人对这类企业的投资比较谨慎,而景

区的发展也多呈现重资产模式,借力资本上大多不顺畅。”

闻旅CEO周海涛对《证券日报》记者解释,在传统景区获利模式中,门票收入占比较大,客流量受限后直接影响景区的业绩,二次消费对于现下大部分景区而言都只是锦上添花,很难占据主流,想要弥补门票收益的损失比较难实现;另外从各家上市景区的财报中可以看到,经营区域单一和营收来源单一一景区企业受到较大冲击,而业务多元化的景区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

高笛原坦言,疫情之下,也看到行业有很多良性的转变,“景区的整体智能化普及启动,由于要给人员限流,智能化的硬件、软件等基础设